

国事维艰，谁在为大清王朝遮风挡雨？

李鸿章大传

[日] 王晓秦 著

近400幅罕见历史图片，中立性视角，人性化解读

揭秘晚清头号重臣崛起与毁誉真相
及大清王朝诡谲的政治生态和历史风云

中国出版集团

现代出版社

李鸿章大传

[E] 王晓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李鸿章大传 / 王晓秦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143-4051-8

I. ①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8781号

李鸿章大传

作 者 王晓秦
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mm×1000 mm 1/16
印 张 52.25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051-8
定 价 110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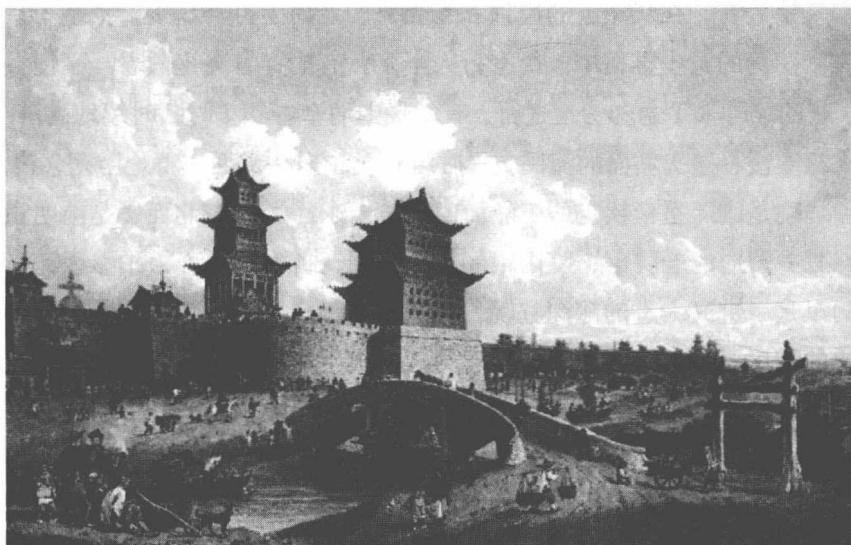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一卷 婉转随人盖九年.....001

- 第 一 章 吕贤基临危受命，李鸿章投笔从戎 / 002
- 第 二 章 团练大臣抵达合肥，七品编修返归故里 / 011
- 第 三 章 随天大王扯旗造反，巡抚大人借力乡勇 / 024
- 第 四 章 七大圩主分兵剿捻，官军乡勇当阵对峙 / 033
- 第 五 章 周盛波刀劈陆遐龄，众乡勇血洗旗杆村 / 040
- 第 六 章 朝廷捉襟见肘，幕客巧开财源 / 047
- 第 七 章 押送厘金踏访炀帝陵，酒后失言道员遭冤杀 / 057
- 第 八 章 英公使探访天京，骄天王辱慢洋人 / 066
- 第 九 章 太平军攻克舒城，吕贤基劈印自刎 / 078
- 第 十 章 左右无靠心绪茫然，先奸后娶险生激变 / 084
- 第 十 一 章 刘铭传逞威蚌埠镇，解埠商随机巧周旋 / 095
- 第 十 二 章 李鸿章投靠福济，磨店乡毁于兵燹 / 108
- 第 十 三 章 满汉合力攻含山，佐领意外受超擢 / 115
- 第 十 四 章 李家父军中病歿，福巡抚夺情留人 / 124
- 第 十 五 章 嚣张跋扈天怒人怨，睚眦相报同室操戈 / 133
- 第 十 六 章 杀臣子天王渡难关，战局缓少茎丁父忧 / 143
- 第 十 七 章 候补官贱卖顶戴，记名道茫无指归 / 153
- 第 十 八 章 李鸿章投奔座帅，曾国藩训导门生 / 160
- 第 十 九 章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，咸丰皇帝巡幸木兰 / 173
- 第 二 十 章 枢廷动荡扑朔迷离，总督谨慎应对变局 / 182
- 第 二 十 一 章 筹办安庆军械所，弹劾门第鼎盛人 / 194

- 第二十二章 钱鼎铭千里求援，李鸿章招募淮勇 / 204
- 第二十三章 督率淮军赴上海，初识华尔常胜军 / 220
- 第二十四章 上海战局蹇涩，天京连声告急 / 230
- 第二十五章 常胜军讨要赏银，李巡抚驾驭洋酋 / 240
- 第二十六章 怡和码头验收洋枪，上海海关针插不入 / 249
- 第二十七章 洋总兵命丧慈溪城，白齐文抢劫海关道 / 262
- 第二十八章 布罗网缉拿洋逆贼，借客将管带常胜军 / 270
- 第二十九章 阳澄湖上订密约，叛将恻隐走忠王 / 280
- 第三十章 程学启苏州杀降，常胜军事端再起 / 292
- 第三十一章 金陵禁脔不容染指，执拗九帅笨法攻城 / 300
- 第三十二章 天京城土崩瓦解，李秀成情急突围 / 312
- 第三十三章 李秀成从容就义，曾国藩删削手稿 / 321
- 第三十四章 湘军大功告成，九帅急流勇退 / 326
- 第三十五章 曾国藩北上剿捻，李鸿章宴请恩师 / 333
- 第三十六章 友军火并，名将难御 / 342
- 第三十七章 抽厘金遭遇参劾，写奏疏严词抗辩 / 350
- 第三十八章 曾国藩劳师糜饷，李鸿章变计运筹 / 356
- 第三十九章 控扼胶莱，倒守运河 / 364
- 第四十章 大功薄赏将领愤懑，济宁聚讼少帅为难 / 375
- 第四十一章 大潜山人矫情，曾李双请名将 / 387
- 第四十二章 龙王庙祈风求雨，徒骇河全歼西捻 / 395

第一卷 婉转随人盖九年



清代北京西直门

(英国画家威廉·亚历山大 1793 年来华时的写生画)

第一章 吕贤基临危受命，李鸿章投笔从戎

咸丰三年（1853）二月，北京地区春寒料峭，苍穹灰暗，京畿一带的田野空旷寂寥，西北风裹着浮尘黄沙一阵阵扑面而来，城内闾巷烟筒冒出的缕缕炊烟被寒气挟裹着，在灰蒙蒙的屋顶和光秃秃的老树上打转盘旋，把整个京城笼罩在漫漫荡荡的黄尘雾霭中。街上行人不多，有的穿着夹袍戴着耳套慢吞吞地徜徉，有的缩脖袖手急匆匆地趑行，有卖炭老翁牵着骡车时断时续地高声叫卖，还有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流民乞丐呼群引类，东一窝西一群地游闲乞讨。

翰林院是康熙皇帝钦定的三品衙门，位于东江米巷^①北面，是前明正统七年（1442）营造的老院落，院内殿阁飞檐翘顶，古香古色，松柏参天，黑漆铜环大门里是一进又一进的深深庭院，每进院落都有宽大轩敞的中殿，两侧是鳞次栉比的朝房。御前会议记录、朝廷文诰、大臣奏稿、军机处和六部三院的政令、章程等都要送到这里分类存档编制成册。翰林的官位不高，却是经过乡试、会试、殿试遴选出来的饱学之士，笔参造化究天人，消息灵通手眼通天，凡是诉诸文字的国家大事，他们没有不知道的，连后宫的奇闻逸事、风语流言也会传入耳郭。每逢有消息传来，大家难免要议论一番，高兴了夸夸，不高兴了骂骂，清谈加闲扯，反正不用承担什么责任。

这天下午，李鸿章、赵昀、沈桂芬等几个同室翰林奉命抄录工部编制的战船、驿船、渡船和救生船预算，离散班还有一个时辰，所有文牒都已做完，但不能提前溜号。李鸿章闲极无聊，站起身在青砖地上来回踱步，望着窗外阴冷的天。他是丁未（1847）科的二甲进士，字少荃，年方三十，长身鹤立，宽额

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东江米巷辟为使馆区，改称东交民巷。

弧眉，一对细长眼，下巴上留着疏疏朗朗的胡须，一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子披在身后。他二十五岁考中进士，按科场上的说法，是运气极旺的人，因为在同室翰林里年纪最轻，故而尊称别人为“兄台”：

“诸位兄台，来点儿古记如何？”所谓“古记”就是讲前人的笑话，但笑话宜雅不宜俗，否则有失翰林身份。

几个翰林来了精神，沈桂芬摸了摸剃得黢青的脑门儿，附会道：“好哇，你出个题目。”李鸿章用木尺敲着掌心，眼珠一转：“就叫‘人不可貌相’，如何？”然后一转脸：“请沈兄台先来一段。”

沈桂芬长着一张瘦长脸，身子骨瘦得像一支毛笔杆，脸上的胡须刮得净尽，他将屁股后的袍子一撩，坐在加官椅上，轻叩长案道：“让我来一段就来一段，讲一则状元公的古记。康熙八年，浙江湖州府举子蔡启傅公车进京会试，途经淮安府山阳县，山阳县的县令是他的乡试同年，他到县衙投了名刺，准备拜访，门房见他破帽旧衣，其貌不扬，但名刺上写着‘举人某某’，不便梗阻，还是进去通报了。山阳县令知道蔡某出身贫寒，以为是来打秋风的，在名刺上批了四个字：‘查明回报’。门房心领神会：县太尊不愿见，但不便直接回绝。于是他来了一番仔细盘查，恨不得把蔡某人的祖宗八代都问一遍。蔡启傅勃然大怒，拂袖而去。第二年庚戌科会试，蔡启傅大魁天下，中了状元，山阳县令这才知道得罪贵人了，赶紧修书一封，讲几句恭维话，附一份厚礼，想修弥前非。蔡启傅也够绝的，在礼帖上批了二十八个字：

“一肩行李上长安，风雪谁怜范叔寒？

寄语山阳贤令尹，查明须向榜头看。”

众人一阵笑声。

沈桂芬道：“少荃，我讲完了，该你来一段了。”

李鸿章也不谦让，用木尺敲着掌心：“我讲一段乾隆朝的古记，给大家开心。江西举子刘凤浩经过三场文战，及第三鼎甲，探花郎。乾隆皇帝赐宴新科进士时，发现他瞎了一只眼，立即看扁了他，出了一个又刁又狠的对子：

“北宋寇莱公，双天官，双管齐下著诗书。

“刘凤浩知道皇上在讥笑他，但不能流露不满，灵机一动，转眼对出：

“大清刘凤浩，一目人，一目了然读文章。

“乾隆皇帝出了一个更露骨的上联：

“独眼不登龙虎榜。

“刘凤浩立即接口：

“半月依旧照乾坤。

“皇上脸上这才有了笑容：

“东启明，西长庚，南箕北斗，朕乃摘星汉。

“刘凤浩颌首应对：

“春牡丹，夏芍药，秋菊冬梅，臣是探花郎。”

众人又是一阵笑声。轮到赵昀了，赵昀四十岁，在同室翰林中岁数最大，安徽巢县人，与李鸿章来自同一个省，他个子不高，身形微胖，出身于名门望族，他父亲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会试状元。赵昀把毛笔往竹筒里一掷，拈着八字须，嘿嘿一笑：“那我就说一段，给大家解闷儿。”说罢呷了一口酹茶，“但我不说古记，就说咱们中的一位，讲一讲少荃的雅事。”

大家一听他要讲李鸿章的雅事，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。

“六年前我和少荃一起公车赴京会试，到了保定府，那天偏巧有钦差南巡，带了一大群跟班，驿站里住满了人。驿丞说了一车好话，指点我们五六个安徽举子到附近刘举人家中投宿。刘举人约莫有五十岁，四次会试全都败北，绝了仕途竞进之心。此公家境优裕，恃才傲物，谁都看不起。他见我们几个举子叩

门求宿，说：我出个上联，你们对得出，就留宿，若对不出，请另投他门：

“树大杈多，不宿无毛禽鸟。

“这分明是挑衅！我们几个举子气得要命，少荃兄见刘举人如此刻薄刁钻，立即反唇相讥：

“滩平水浅，难藏有角蛟龙。

“说罢扭头就走。刘举人知道碰上厉害主了，紧追两步，问道：敢问先生贵姓？少荃兄不卑不亢：

“骑青牛，过函谷，老子姓李。

“然后反问：请问先生贵姓？刘举人也够敏捷的，立即应对：

“斩白蛇，兴汉室，高祖姓刘。”

几个翰林哈哈大笑，屋里气氛立即活泛起来。

沈桂芬冲着李鸿章伸出拇指：“少荃兄，没想到你有这种快才急智！”其他几个翰林也鼓掌附会：“好！刘举人不简单嘛。”“少荃兄更是出类拔萃！”

李鸿章笑咪咪地摇着木尺，“见笑见笑，谬夸谬夸。我称老子，刘举人称高祖，还是被他占了便宜。”

一个翰林好奇地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赵昀一笑，“后来——当然留宿了！”

众人正说得热闹，突然一阵冷风袭来，编修陈鼎一挑棉帘急火火一步跨进，“大事不好！粤寇攻陷安庆了！”

李鸿章吃了一惊，抬头问道：“嗯，消息可准确？”安庆是安徽首府，他是安徽合肥人，自然关心家乡事。

陈鼎把素金红顶官帽一摘，掏出帕子擦了擦额上细汗，“六百里快递，安

徽巡抚蒋文庆大人殉国了。”

赵昀和沈桂芬等人一听安庆丢了，全都围了过来。

近些天来，翰林们议论最多的是南方战事。两年前洪秀全、杨秀清在广西扯旗造反，广西巡抚郑祖琛玩忽职守隐匿不报，以为那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反党叛乱，靠本省绿营兵就能殄灭，没想到事态越来越严重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弹压不住，招抚更难，郑祖琛才与两广总督徐广晋联衔奏报，但依然轻描淡写，只说“会匪在桂作乱”，连它的名称“拜上帝会”都未提及。广西绅民对郑祖琛大失所望，选派代表千里迢迢到京城伏阙陈奏，控诉郑祖琛“欺饰弥缝，蒙蔽酿乱”，朝廷才知道广西糜烂了。咸丰皇帝急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镇压广西叛乱，没想到他在赴任途中病逝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太平军声势滔天，出广西，入湖南，攻武昌，围安庆，一路攻城拔寨连战连捷，把官军打得心惊胆战。各省官员以避难为固然，士兵以逃死为长策。朝廷在安庆和九江一带聚集了数万重兵，安庆城池大城坚，兵甲星稠，又有长江天堑拱卫，江面上有长江水师协防，谁都认为安庆城廓重阍，固若金汤，没想到说丢就丢了。

李鸿章一脸嗟讶：“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是在长江上防堵吗？”

陈鼎道：“陆大人吓傻了，撤了马步军独自一人逃到江宁。江宁将军祥后大人参了他一本，折子今天早晨送到军机处。我看，陆大人的顶戴保不住了。”

赵昀是安徽巢县人，听说安徽首府沦陷了，吓了一跳，巢县距安庆仅三百多里，兵火无情，说烧过去就烧过去，他赶紧凑过去细听。待陈鼎把听来的消息有鼻子有眼地讲完，赵昀越发悬揣不安，捻着胡须道：“两淮的捻子也越闹越厉害，要是粤寇与捻寇南北联合上下其手，长江南北就全烂了，非得发大兵进剿不可。”“捻”是安徽方言，意思是“股”，专指聚众造反的一股股流民。朝廷称太平军为“粤寇”，称两淮的捻子为“捻寇”。

李鸿章的两道眉毛拧成一个疙瘩：“两淮是民风剽悍之地，去春以来蝗灾肆虐水旱交加，地方官吏不能体会圣意，悖理蔑法不知赈济，反而贪酷横暴，陷入绝境的饥民还能不聚捻闹事？”

沈桂芬发出一声喟叹：“世道浇漓呀！叛民四起，国无劲旅，营兵编氓，都是萎靡之徒。这种局势，只要出一个李自成式的人物，一夫倡乱万人景从，饿急眼的佃户流民立马就敢抄起锄头、镰刀铤而走险，洪水滔天般的跟着瞎闹，地痞刁棍穷极无赖也趁火打劫，吃大户抢富豪，一直闹得村村起火镇镇冒烟，

派多少兵花多少银子都难以剿平。”

陈鼎对李鸿章说：“皇上、军机大臣、六部三院的堂官郎官们都在宫里会议，吕贤基大人也去了。少荃，散班后你打探一下，看朝廷有什么对策。”李鸿章与吕贤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吕贤基与他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乡同年，吕贤基官居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，李文安在刑部任都捕司郎中，记名御史，二人交谊极深。

李鸿章心里像浸在滚油里一样混沌，讲故事、谈雅趣的兴致烟消云散，他长嘘了一口气：“一个拜上帝会，乱了广西乱湖南，打了湖北打安徽，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，天下的督抚提镇们竟然没办法。可惜呀，我们班文学侍从像纸蠹虫似的，咬文嚼字舞文弄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。”

赵昫酸着脸道：“说不定哪天朝廷想起谁，派几个翰林出入军营赞襄军务呢。”

说话间到了酉时二刻，天色渐暗，大家戴上红缨官帽，冒着春寒，鱼贯出了翰林院。

李鸿章准备先到吕贤基家打探消息，然后再回家，他叫了一辆骡车，付了十枚“道光通宝”大铜子，车夫一扬鞭子，不消一刻便到了东总布胡同。

在“皇亲国戚满街走，三品四品贱如狗”的京城，吕贤基算不上显赫人物，宅邸也不显扬，只是一座灰墙小瓦的二进四合院。顺治皇帝入驻北京时曾有旨意，只有旗人才能住在内城，汉人一律迁往外城。两百多年来，龙子龙孙和八旗子弟代代繁衍，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成百上千，内城的地面瓜分净尽，连晚封的王爷都不得不在城外修建府邸。但汉臣们都住外城有许多不便之处，皇上碰到急事非得派人出城传唤，耽搁时间不说，有时还会误事。所以，朝廷在东华门外的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盖了几十套四合院，清一色的官产房，专供二品以上汉臣居住。汉臣与皇亲国戚不同，皇亲国戚以京师为家，世代相守代代相传，汉臣则是朝廷命官，一道谕旨就得出京，山南海北满天下办差，故而很少有在京城置办房产的，他们宁愿把钱寄回老家修筑豪宅大院，也不肯把银子虚掷在北京。

吕府的黑漆宅门上有两行烫金楹联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”李鸿章见那两行字便知到了，他跳下骡车，叩响门环。门子贾二东拉开门缝，见是李鸿章，一口京腔道：“哟，是李二爷！老爷刚才还说要我到府上找您，没想到您就来了。”

“吕大人可好？”李鸿章哈着寒气，一面往里走一面问。贾二东连声道：“好，好，只是有点儿急火。您不是外人，自己进去吧。”

李鸿章刚一绕过影壁就听见女人的哭声，吕贤基不耐烦地吼道：“哭哭哭，哭什么！我还没死呢！”李鸿章不知出了什么事，犹豫一下没敢进屋。贾二东怕老爷尴尬，站在天井里高喊一声：“李二爷来了！”堂内哭声戛然而止。不一会儿，丫鬟秋水推开堂屋门，支起防寒棉帘，说了声：“李二爷请。”

堂屋是典型的宦家布置，正中立着一张楠木大方桌，桌上摆着青花细瓷茶具，周围有几张红漆木椅，对面墙上挂着康熙朝宫廷画家王原祁的《登山览胜观日图》，两旁是内阁学士工部尚书翁心存题写的对联：“岚气绰约绕重峰，晚枫回波映绛云。”横批是“恩从日中来”。翁心存是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的老师，也是吕贤基的上司，一笔字写得圆转锋藏，骨肉丰匀。

吕贤基回家不久，还未脱去朝服，他光着月亮头，阴沉着脸满目忧郁，手指抚弄着苍灰的辫梢，在青砖地上来回踱着步子。吕夫人乔氏年近五十，姿色已经消逝得一干二净，她在脑后打了一个松松的徽州髻，穿一套蜜合色宽边绣枣花对襟大袄，倚坐在大圈椅上，正用手帕拭泪。

李鸿章刚要行礼，吕贤基摆了摆手，指着一把木椅道：“坐吧，贤侄。”李鸿章望着悲悲戚戚的吕夫人，坐不是站也不是，忐忑地问道：“世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唉——”吕贤基叹了口气，“你给我闯祸了！”

李鸿章吓了一跳，“哦，闯什么祸了？”

“还不是你代写的那份折子，皇上采纳了。”吕贤基半嗔怪道。

李鸿章这才想起，张乐行在安徽亳州聚捻闹事，消息传到北京后，皇上要在京二品以上臣工建言献策。吕贤基是安徽人，自然不能坐视，便叫李鸿章和赵昀代他草拟了一份治捻方略。李鸿章熟悉家乡情势，他想起林则徐。十几年前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，与英夷开战，发动乡绅耆老组织乡勇，兴办团练，协助官军抗击英夷。乡勇们平时务农战时为兵，饷糈粮秣由保甲自筹乡绅捐纳，外加少量官府资助。鸦片战争打完后，朝廷怕团练成为地方豪强手中的工具，惹是生非，把他们遣散了。近两年，太平军、捻军、哥老会、三合会扯旗放炮的事情不断，朝廷兵员有限，只能依靠乡绅耆老和在籍士绅们兴办团练保卫乡土，但乡绅耆老都是山大王、土霸王，割据一块小天地，各自为战，甚至横行

乡里，搞得乱哄哄的。李鸿章建议先在安徽、河南、山东三省设置剿捻钦差行辕，抽调一批在京的皖、豫、鲁在籍官员，统一管辖当地团练，协助官军剿捻，以防捻军与太平军南北会合。若有成效，再推广到全国。李鸿章熬了一夜，写出草稿，赵昀用钟王小楷誊写出来，吕贤基读罢很满意，呈报皇上。六部三院九卿的头品和二品大员有近百人，呈报的方略五花八门，皇上偏偏看中了吕贤基的方略，正好派他出任安徽省团练大臣，统带团练。

“说正经事吧，”吕贤基又叹了一口气，“捻匪在两淮闹得天翻地覆，省垣的告急文书一道接一道送往枢廷。军机处昨天接到安徽快报，粤寇攻克安庆，蒋文庆大人殉国，守城官兵如鸟兽一般散去。皇上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和六部三院的堂官郎官们会议，老夫也去了。你也知道，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疏于训练，是打不了仗的，绿营兵武备不齐全斗志不坚，也是稀松兵。朝廷把希望寄托在团练上，今天发了廷寄，要在湖南帮办军务的周天爵大人赶赴安徽接替蒋文庆，要我出任安徽团练大臣，与周大人共靖寇氛，收拾安徽的烂摊子，三日内启程。天意难测呀！我一介文臣，从来没有操持过军务，此番回乡恐怕凶多吉少。而这个主意，是你出的。”

听了吕贤基的话，李鸿章既兴奋又忧心，兴奋的是，皇上的方略出自大臣，大臣的方略却出自僚属，自己一个小小七品编修，代吕大人拟了一份奏折，竟然被天子采纳；担心的是，吕贤基是儒雅的文臣，不知兵，他出任剿捻钦差，在血泊战阵里拼杀，恐怕力不从心。他小心地问道：“世伯，您老年过半百，怎能组团打仗？”

吕夫人听到这里又抽泣起来。李鸿章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哭：由于家乡闹捻子，她半个月前才从安徽进京寻夫，满以为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，没想到转眼丈夫又得奉旨回乡。一想起家乡兵荒马乱的样子，她就愁肠百结叹息不止。

吕贤基语气悲凉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掉下来。“唉，圣命难却呀！‘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当先锋。’周天爵八十岁的人还得辗转老脚督师安徽，可见朝中无人——我半生为皇上效力，到头来还得把老骨头埋回故乡。”

李鸿章心中忐忑，没想到这份皇差给吕贤基带来如此沉重的压力，竟让他长吁短叹，李鸿章半晌无语。

吕贤基意识到在晚辈面前愁肠百结悲声叹息有失体统，清了清嗓子，话讲得又缓又重：“向外省派团练大臣的主意是你和赵昀替我出的，皇上让我蹉跎

水，你们二人也跑不了。老夫奏请皇上，要你和赵昀与我同行，随营参赞。皇上允准了，明天上午，吏部的札调令就会送到翰林院。”

李鸿章右太阳穴“哗”地一跳。这个消息太突然了！翰林们效力期满后，不是派到六部三院出任京官就是外放任知府或通判，最不济也给个知县，除非主动请缨，很少有投笔从戎的。刚才他还和赵昀、沈桂芬等人夸夸其谈说古记讲雅事，清议前敌统帅，没想到转眼就轮到自己上战场，他立马有一种风标崖岸暴雨淋头之感，说不清是惊是喜是热是寒，只觉得自己就像一株浮草，被命运的大潮挟裹着，高飘沉沦、成败利钝全都无法逆料。

吕夫人又呜咽起来：“你入火坑是身不由己，为什么还……还要拉上人家李公子？呜……呜……”

吕贤基被她哭得心烦，厉声喝道：“妇人之见！大丈夫就是马革裹尸，也是沐浴皇恩为国效力！再说，朝廷也不会丢下臣子的眷属不管。秋水，你扶她先歇息去，给我们炒几碟菜，简单点儿。”秋水赶紧搀了夫人去厢房，然后下厨房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秋水端着一个黑漆托盘，上面放着油焖豆腐、清煮芋头片和一碟驴钱肉，还温了半壶女儿红。她一面布菜一面轻声问道：“老爷，叫夫人一块儿吃吗？”“不必了，我和少荃谈公务，你陪她在厢房吃吧。”秋水唯唯诺诺地转身退去。

吕贤基提箸道：“这回朝廷的动静大了，除了老夫，还准备派一批官员回省，利用他们在家乡的威望发动乡绅耆老组建团练。你们李氏一门是合肥望族，你家兄弟已经办了团练，在当地有影响。你脑筋活，主意多，有策远志、出风尘的雄心，有办大事的志向，所以我奏请皇上要你随行参赞。”

李鸿章如梦似幻一般醒悟过来，自己的翰林生涯到头了，前程不在京城，而在血雨腥风的沙场。“没想到，我这个校书郎要弯弓鸣镝上战场了。世伯，您老既然点了小侄的名，鸿章自然要全力以赴，助您一臂之力。”

吕贤基伸箸夹起一片肉放在李鸿章的碟子中，倚老卖老道：“少荃呀，你素来心高气傲，在翰林院倒没什么。翰林院清议成风，说什么都不担责任。可外省情势不同，外省官场复杂龌龊，府县官员中虽有正直之士，但蝇营狗苟之徒、曲意钻营之客居多，我们不仅要与他们交往，还得与地方豪强乡勇匹夫打交道，与三教九流无赖匪寇周旋。此番下去，你要切记：收敛锋芒，多看少说；当威

则威，当仁则仁；当狠则狠，当忍则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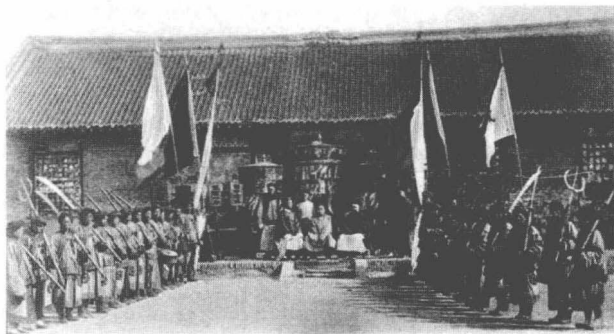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世伯谆谆教诲，鸿章谨记心间。”吕贤基的老生常谈李鸿章听过多次，每次都点头称是。李鸿章点了翰林后，经常帮助吕贤基处理公牍，他的仕途前程全都仰仗吕大人的荐举，从不逆着他的思路说话。

“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你，此番下去要诚心体会古贤老子的至理名言：大巧若拙，大音希声。劲气内敛是做官的第一功夫，张扬于外是大忌。”吕贤基虽然啰唆，但他既是高官，又是先辈，还是父亲的挚友，更是出于一片好心，李鸿章再次点头称是。

一杯女儿红下肚后，吕贤基道：“你吃罢饭就回去，知会令尊大人一声，就准备行装，三天后与我同行。”

第二章 团练大臣抵达合肥，七品编修返归故里

几天后，通政司为团练大臣派来的九辆马车骡车在吕府门前一字排开，打头的是一辆景泰蓝圆包头双马高车，车身又宽又大，黑漆打底桐油挂面，人在里面可以躺下睡觉，车厢外面包了一层墨绿色南通贡呢，半人多高的枣



清代高官的出行仪仗

木轮辐被铁蘑菇头大轮钉扎得牢牢实实。这是专为二品以上大员出行准备的辇车，车顶插着一面镶黄边宝蓝色小旗，上有一行小字：“钦命安徽团练大臣吕”。其余几辆车是为随员准备的，随员中除李鸿章和赵昫外，还有从兵、吏、工、户四部抽调的五六个部曹，另外三辆大车载着行李箱篋和团练大臣的仪仗，最后一辆双骡套车载着八只加封条的包铁皮大木箱，全都挂着沉甸甸的铁将军，里面有两万两宝泉局浇制的纹银，是户部拨给吕贤基开府建牙筹办团练的经费。对一家一户来说，这笔银子是个天大的数字，但用于筹办一省团练却是杯水车

薪，大头儿还得靠吕贤基就地筹措，发动绅民捐输。

赵昀带着兵部清吏司颁发的勘合^①，与四十个兵弁一起来到吕府门前。这些兵是从西山汉军营抽调的，全是要枪舞刀、骑马射箭的好手，既要随行护卫，还要承担训练团练的任务。不消一刻，兵弁们便七手八脚地把吕大人的行李箱、筐杂物装到车上。此时李鸿章也告别了父亲，牵着一匹白马赶过来。

吕夫人站在宅门旁为丈夫送行，又是唠叨又是叮咛：“到了那边，赶紧捎个平安信。”吕贤基嘱咐道：“我离京后，顺天府会派人来收房子。你先寻一处民居暂住，等剿捻事宜有进展我会派人接你。”

李鸿章对吕夫人行礼告别：“伯母请回吧，小侄会照顾世伯的。”吕夫人千叮咛万嘱咐啰唆了半天，吕贤基才登上驿车。

沈桂芬、陈鼎等几个翰林也前来送行。沈桂芬打趣道：“少荃兄，千万别叫捻寇把你吃了，要活着回来。”李鸿章一晒，“放心吧，老兄台，我不仅会活着回来，还想建功立业，青史留名呢！”说罢一骗腿，翻身上马。

车夫是个老把式，穿着一件“驿”字号褂，喊了声：“吕大人，坐好了您哪！驾——！”鞭子爆出一声脆响，两匹马应声一起使劲，车子倏地启动，其余八辆大车衔尾而行，在兵弁的簇拥下吆吆喝喝、鳞鳞萧萧，穿胡同走大街出阜成门，踏上了南下的路程。

车队沿着驿道星夜兼程，一连走了二十三天，所过之处一路滚单下去，快马驮驢早把消息传到下一个驿站。侍郎官在北京不显扬，挂了钦差衔出京立马就是地动山摇的角色，一路上大小驿站热脸相迎，好话相送，好茶好饭好待承。吕贤基一行风尘仆仆，顺顺当当过了淮河，进了庐州地界。

庐州府辖合肥、庐江、六安、定远四县，合肥是第一大县。李鸿章估摸着离县城还有七八里，催马快行几步，隔着车窗对吕贤基说：“世伯，您老是衣锦还乡的钦差大臣，一路走得焦劳神疲，蓬头灰面，哪有朝廷命官的气度？打出仪仗如何？”

吕贤基眯着眼睛望着前方，“有道理。你也快到家门口了，我的这套行头也可以给大家壮壮声威。”他把脑袋探出窗外，喊了一声：“打起仪仗！”几十个兵弁立马忙活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擎起一顶黄伞，两把青扇，六面青旗，十二

^① 勘合即通行证，各地驿站凭勘合接待外出办差的官员。